

第一章 長公主重生

昭元三年，晉懷長公主薨。

今日頭七，昭元帝下令輟朝舉哀，以示悼念。

此時正值仲夏，連日無雨，燥熱難當，殿外的百年古樹上蟬鳴聲不斷，擾人心緒。

殿內，長公主的金棺旁站著一高一矮兩名輪值內侍，負責置換金棺下的冰塊，其餘人則都去準備午後的喪祭儀式去了，殿內只剩他二人。

棺木右側，身形略矮的內侍突然道：「這國喪剛過，長公主又薨，如今朝政大權盡數落在葉首輔手中，新帝年幼，無依無靠，也是可憐。」

另一名高瘦內侍連忙做了個噤聲的手勢，「噓，輕點聲。這可是妄議朝政，被人聽見可是要掉腦袋的。」

個子矮的內侍笑道：「怕什麼，這只有你我二人，除非長公主詐屍，否則不會有第三人聽見。」

趙長宜此刻飄在棺木上方，聽到這話真想詐個屍，嚇他一下，只可惜她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。

「哎，真是紅顏薄命，可惜了長公主這張天姿國色的臉。」

「人再美，死了還不是得化成一杯黃土？即便你我天天換冰，屍身照樣發臭得厲害。」說著指了指香爐，「再好的香都遮不住這味道。」

「你說這長公主好好的，怎麼就突然薨了？」

「我聽說是因長公主驕縱，無故責罰了一名近身侍婢，那侍婢懷恨在心，趁長公主不備，用匕首行刺了長公主。」

趙長宜瞥了眼自己的屍身，壽衣蓋住了她被匕首貫穿的傷口。

她想起翠瓊把匕首刺進她心窩時，表情猙獰，顫抖著嘴唇對她說：「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」

趙長宜自嘲地笑了笑，那日翠瓊不小心打碎了父皇生前送她的玉如意，玉如意雖然常見，可那一件是父皇留給她的念想，她一時生氣就罰了翠瓊一年俸祿。

翠瓊從小就在她身邊伺候，做事機靈，很得她寵愛，所以她怎麼也想不到，就為了這個，翠瓊居然對她起殺心。

大梁史上被自己親信害死的公主她算是第一個，死得窩囊，連被害的理由都如此荒唐。

宮裡的人自然不會相信有人會為了一年俸祿就謀害長公主，他們只會想，這一年的俸祿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定然是長公主平日裡苛待手下埋下的禍根。

趙長宜歎了口氣，死了還要背上苛責下人的汗名，難怪她的魂魄還遲遲不甘心離開人世。

喪祭儀式開始。

禮官開始誦讀哀悼祭文，這篇祭文寫得辭藻華美，把她沒什麼亮點的生平誇得天花亂墜，一聽就是大梁第一馬屁精，禮部尚書金濤寫的。

殿外以昭元帝為首，依序站著幾排披著喪服的官員，個個神情悲戚，好像從同一

個戲班子裡出來的。

趙長宜望向昭元帝——她的皇弟長輝。他小小的身子站在烈日下，臉色蒼白，鼻頭微微泛紅，神色有悲戚卻不過分顯露。

長輝是她在這個世上唯一放不下的人，父皇逝世那年長輝才九歲，別家孩子還在玩樂的年紀，長輝就肩負起了一國重任，父皇走後，她和長輝就像兩株風雨飄搖的小草。

身為大梁長公主，有淚不輕彈。有次她實在忍不住了，偷偷躲在櫃子裡哭，長輝找到她，伸出稚嫩的小手拍著她的背安慰道：「長姊，朕會長大，朕會保護妳，到時候沒有人敢欺負妳。」

明明父皇交代過要她好好照料長輝，要有長姊風範，可她卻反過來被長輝安慰了。長輝從小聰穎堅韌，心有抱負，假以時日一定會是位出色的君主，可惜長姊看不到你長大。

喪祭儀式結束，靈堂寂靜一片，有腳步聲由遠及近，趙長宜抬眼看向來人，來人身形秀頤，穿著素服，頭上白玉冠端正，手執三炷青香，緩緩朝她的牌位方向走來。

是葉昭，他來做什麼？

葉昭的臉上看不出一絲情緒，幽黑的眼眸像一汪靜潭，讓人看不清深淺。

有風吹進殿內，白色帷幔隨風擺動，香上火苗被風吹滅，空留一縷青煙，葉昭走到她牌位前，俯身行了一禮。

如今朝廷的一把手，權勢滔天，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裡的葉首輔竟然親自為她敬香！趙長宜隱隱記起，上回見到葉昭已是半月之前的事了，那時她站在宮門口大聲質問他，「你是想讓這江山改姓葉嗎？」

一般臣子見她這樣，早就跪在地上連聲告罪求饒，可葉昭只是輕笑，然後反問她，「長公主以為呢？」

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回了八個大字，「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誅。」

葉昭這個人，看著是一副坦蕩君子的模樣，實則城府極深，心狠手辣，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，親手把戶部尚書謝誠拉下馬，那謝誠可是他的授業恩師。

謝尚書一生為官清廉，葉昭偏偏構陷他犯了貪汙罪，謝誠不堪受辱，一頭撞死在大殿之上，以證清白。

葉昭逼死了自己恩師，卻還能風輕雲淡地吩咐人把屍體抬走，然後擺出一副尊師重道的樣子，朝著屍體被抬走的方向恭恭敬敬地行禮，道一聲「恭送老師」。

明明是涼薄的人，卻愛裝出一副重情守禮的樣子，能受他這一禮的人必然是死得極慘的，比如謝尚書，比如她。

不過也只有葉昭這樣的人才能在朝堂上無往不利、隻手遮天，長輝和他比實在是差太遠了，不夠心狠，也不夠有手段，如今想要親政卻處處遭掣肘，也是必然的。趙長宜望著葉昭道貌岸然的身影，心有不甘。禍害遺千年，想必葉昭這輩子還能活很久。

負責封棺的官員從殿門魚貫而入，隨著棺蓋轟然落下，趙長宜的視線開始模糊，

眼前光影交錯，這一生所經歷的人和事都如浮光掠影一般在她眼前湧現，然後消失不見。

蟬鳴聲陣陣，趙長宜迷迷糊糊地睜開眼，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，脖子上還隱隱傳來刺痛感，恍惚間，聽到外頭傳來爭執聲——

「豈有此理，我凌紹怎會有這種大逆不道的女兒，等她醒了，我非打斷她的腿不可！」

凌紹，凌太傅？她怎麼會聽見凌老頭這個老古董的聲音？

「我們就玉竹一個女兒，她如今還躺在裡面生死未卜，你怎麼就忍心下得了手。」這又是誰？

「陛下賜婚是何等的榮耀，怎麼能容她胡鬧。她這般抗旨不遵，是想害得我們全家都陪葬嗎？出了事只知道一哭二鬧三上吊，都怪妳平時慣壞了她！」

「老爺怎麼能怪我？陛下明知你與那葉昭不和，偏偏把咱們女兒賜婚給他。分明是想借此膈應葉昭。咱們玉竹嫁過去必然不會好過，你就忍心看她受苦？」

葉昭？葉首輔大名為昭，字聞淵，她倒是許久沒有聽見有人敢直呼他大名了。

趙長宜腦袋還有些懵懵的，嘴巴乾得厲害，伸手去拿放在几上的茶碗，只是她全身軟綿綿的一點力氣也沒有，茶碗一個沒拿穩掉在了地上，發出瓷器碎裂的「劈啪」聲。

外面的人聽到動靜推門進來，為首的婦人一上來就把她抱在懷裡，嘴裡念叨著，

「我的兒啊，妳總算醒了，嚇死娘了！以後可別再幹傻事了。」

趙長宜眼神呆滯地看著眼前的婦人，恍然間有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念頭，她心口忽然跳得厲害，有些激動地開口道：「鏡、鏡子。」

婦人把放在桌子上的一面銅鏡遞給她，道：「妳是想看脖子上的傷口嗎？別擔心，大夫說了，雖然勒得有點深，但只要按時用藥就不會留疤。」

趙長宜打量著鏡子裡的自己，朦朧秀氣的遠山眉，一雙眼睛帶著水光，婉約間透著點點嫋媚，活脫脫一張我見猶憐的美人臉，皮膚白而無瑕，除了脖子上那道深紅色的勒痕。

這張臉她從前在宮宴上見過，是凌太傅家那位京城遠近聞名、才貌雙全的千金凌玉竹。

趙長宜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好痛！這一切居然是真的。她還活著，而且借屍還魂到了凌玉竹身上。

一瞬間百感交集，趙長宜猛地從床上站起來，踉蹌著跑出門外，深吸了一口氣，泥土芬芳，鳥叫蟲鳴，還活著真好。

凌太傅早就拿著戒尺在門口候著了，一見是自己女兒出來，舉起戒尺就朝著她的小腿狠抽了下去。

趙長宜毫無防備受了他這一戒尺，腿一軟坐倒在地上，抬頭望向凌太傅，就見凌太傅也一臉盛怒地回望著她。

瞬間，趙長宜的眼眶一熱，倒不是因為被打疼了才想哭，而是她好久都沒有挨過凌老頭的戒尺了，從前她背不出經文，凌老頭也用戒尺打過她。

有那麼一段時間她總作噩夢，老是夢見凌老頭拿著戒尺追著她跑，如今被凌老頭這麼一打，她忽然多了幾分活著的實感。

見她快哭了，凌太傅收起戒尺，只板著臉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哭也沒用，哭妳也得嫁。妳就是死了，棺材也得抬到葉府去。」

趙長宜這才想起，剛剛她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的時候，好像聽到她皇弟給凌玉竹賜了婚，要和她成親的那個人好像叫……葉昭！

剛剛還在為重獲新生而感慨，轉眼就突聞噩耗，趙長宜差點一口氣沒喘上來又背過氣去。

在這裡待了半天，連猜帶打聽，趙長宜總算是把她醒來前發生的事捋了個大概。這具身子的主人名叫凌玉竹，是凌太傅的獨女，剛剛抱著她身子哭得昏天暗地的婦人，就是凌太傅的髮妻。

前幾日昭元帝下了條賜婚聖旨，將凌玉竹許配給了首輔葉昭。

可是凌玉竹早就有了心上人，她的心上人名叫馮逸，家世一般但頗有些才情，可惜此人人品低劣，為了往上爬就想著去勾搭太傅千金。

馮逸寫起情詩來一套一套的，時間久了，凌玉竹也有那麼點動心。

就在這麼個當口，忽然來了道賜婚聖旨，凌玉竹自是不願意。

凌太傅見凌玉竹眼神躲閃，猶猶豫豫的樣子覺得不對勁，盤問之下才知道了馮逸的事。

他一眼就看穿了馮逸的齷齪心思，於是找到馮逸，財大氣粗地丟給馮逸一千兩白銀，並且放話道：「拿著這些錢，從我女兒身邊滾蛋。」

馮逸本就不是真心喜歡凌玉竹，自然是拿著白花花的銀子，識相地有多遠滾多遠了。

凌玉竹和她爹一樣是個烈性子，自己一片真心錯付給了騙子，又被逼著嫁給自己不喜歡的人，心灰意冷上了吊。

凌太傅為人素來忠直，對皇帝說最多的三句話就是——臣遵旨、謝主隆恩、陛下英明。

忠君愛國四個字就像刻在骨子裡，所以他絕對不會違抗聖旨，皇帝既然賜了婚，那凌玉竹就必須得嫁。

除此之外，凌太傅還是個不折不扣的保皇派，平日裡開口就是——聖人云、先祖曰、依照祖制。

最看不慣的，就是葉昭這種試圖挑戰皇權的亂臣賊子，每次見到葉昭都要諷刺他幾句。

不過葉昭也不是吃素的，一張嘴，句句誅心之言，不帶一個髒字，能把凌太傅說得氣暈過去。

所以凌夫人才會擔心自己女兒嫁過去沒有好日子過，畢竟自家老爺和未來女婿的

關係實在是差到完全沒辦法補救，於是便有了趙長宜剛醒來時聽到的那段爭執。

真是孽緣！她竟然陰錯陽差被自己皇弟賜婚給了葉昭。

夜漸深，趙長宜趴在窗前，看著天上海圓的月亮發呆。

趙長宜想起很久以前，她和長輝去相國寺齋戒。相國寺旁邊有個小小的月老祠，聽說那裡的籤特別準，所以她偷偷跑出去求了個姻緣籤。

她非常不幸地抽中了下下籤，籤文上寫「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」。

這句詩的意思是說，女子對心愛的人雖然一往情深，卻已心灰意冷。

她為此悶悶不樂，砸了好幾個古董八寶花瓶，長輝知道後很是無奈，勸她，「信什麼狗屁的姻緣籤，朕將來一定會把這天下最好的兒郎賜給長姊。」

趙長宜心裡明白，長輝不過是哄她開心罷了，宗室女的婚事從來都由不得自己做主。

小的時候，她的皇姑德安大長公主遠嫁察哈國，她和父皇站在皇城高牆之上，目送著皇姑的和親隊伍遠去。

她問父皇，「皇姑為什麼要去那麼遠的地方？」

父皇抱起她，用手指著遠處的綿延山河，說：「妳皇姑遠嫁，是為了守護我趙氏的江山。身為宗室女，既然享受了皇室帶給她的榮華，就要為這趙氏江山奉獻她的價值。」

她懵懂地點點頭，又問：「那我還能再見到皇姑嗎？我還想吃皇姑做的芝麻月餅。」父皇只是摸摸她的頭，慈愛地笑笑，沒回答她這個問題。過了許久，父皇才又開口說話，「長宜是父皇唯一的小公主，將來要和長輝一起守住我趙氏的大好河山啊。」

父皇這一生為趙氏江山兢兢業業，恪盡職守，可有一件事他做錯了，那就是臨終前任命葉昭作為輔政大臣，協理朝中事務。

葉昭慣會裝模作樣，父皇生前他的確像是個光風霽月、為人正直的君子，況且他葉家世代忠良，家中族人為了守護江山社稷，拋頭顱灑熱血的不計其數，他會得到父皇的信任一點也不奇怪。

可自從父皇死後，葉昭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來，他利用輔政大臣的身分，在朝中結黨營私，集結勢力，朝中逐漸形成葉黨一派，以葉昭馬首是瞻。

葉昭還藉口長輝年幼，將能調動大梁五十萬大軍的兵符收歸己有，說是暫為保管，待長輝弱冠之後再交還，從此葉昭把控軍政大權，權傾朝野。

他會交還兵符？交還個屁！

趙長宜正憤懣著，她的貼身丫鬟香橘掀開簾子進來，走到她身邊稟道：「小姐，宮裡的內侍大人送來了皇上御賜的嫁衣，老爺讓您親自去前廳相迎。」

長輝送來了嫁衣？

趙長宜一聽忙往脖子上套了串珍珠鏈子，遮蓋勒痕，然後和香橘一起去了前廳。

來送嫁衣的內侍，是從小陪伴長輝長大的張公公。

張公公臉上掛著笑，「小的奉陛下旨意給凌小姐送來了嫁衣。陛下說了，葉首輔和凌太傅乃是朝中重臣，百官表率，能看到二位大人喜結姻親，甚感欣慰，特賜

太傅之女凌氏嫁衣霞帔一套，以表心意。」說著命人打開身後的箱子。

箱子裡裝著一件彩繡龍鳳對襟真紅袖衫，配著真紅百褶長裙，以及蹙金繡雲霞翟紋霞帔，金線銀絲，精緻華麗。

趙長宜看著箱子裡的真紅嫁衣有些愣怔，她想起當年皇姑也是穿著父皇御賜的紅嫁衣，踏上遠嫁察哈國的路。

張公公宣完旨，眼睛盯著趙長宜，暗示她趕緊接旨。

見她愣在那裡不動，凌太傅在一旁急得直冒冷汗，偷偷扯了扯趙長宜的衣袖。

趙長宜回過神，緩緩上前接下聖旨和嫁衣，恭敬道：「謝陛下恩典。」

她嫁！宗室女享受了皇室帶給她的榮耀，就要為趙氏江山奉獻她的價值，她會和長輝一起守住趙氏江山，絕不會讓江山改姓，社稷易主。

接完聖旨的第二天，凌家就收到葉府送來的庚帖，庚帖上寫了葉昭的生辰八字。一拿到葉家庚帖，凌太傅立馬找了相國寺的大師相看，大師只批了四個大字——天作之合。

廢話，誰還敢說皇帝賜的婚不好嗎？

說起來她和葉昭也不是從一開始關係就那麼差的，小時候她同葉昭一起在國子監上課，葉昭這人向來高傲要強，君子六藝樣樣都要拿甲等。

國子監的汪學正動不動就拿他當典範，批評那些頑劣的學生，尤其是宋將軍家的紈褲小兒子宋遠航，被汪學正教訓得最慘。

因此宋遠航十分看不慣葉昭，還給他取了個渾號叫「葉六甲」，逮著機會就要明嘲暗諷他一番。

然而不論宋遠航怎麼嘲諷戲弄葉昭，葉昭都視若無睹，把宋遠航當成空氣。

趙長宜想，葉昭還挺能忍的，要是換了她，早把宋遠航這個混帳東西扔進池塘裡餵魚了。

唯有一次，宋遠航奚落他，「你這個剋死全家的天煞孤星，一出生就害死親娘，沒多久親爹也被你剋死了，如今連你親大哥也被剋得半死不活，誰靠近你都不得好死，我娘說了，將來你若是成了親，怕是連你媳婦也會被你剋死。」

宋遠航平日裡嘲弄葉昭嘲弄慣了，完全沒把自己說的那番話放在心裡，可偏偏就是這句話觸了葉昭的逆鱗。

少年時的葉昭，雖然比不上如今做首輔的時候沉穩，但也很少與人爭執，可當時聽到宋遠航的嘲諷，葉昭臉上立刻浮現出厭惡和恨意，衝上去就把宋遠航給揍了。

宋遠航被他摁在地上，毫無反手之力，這一幕偏巧被路過的國子監江祭酒看到，於是動手打人的葉昭，被罰去靜室抄《禮記》，好好反省一下什麼叫同窗之愛。

靜室是國子監供奉孔子像的地方，也是國子監學生犯錯受罰的地方。

正好那天，父皇來了國子監查她功課，看到她的狗爬字，一怒之下也罰了她去靜室抄書。

靜室裡只有她和葉昭兩個人，葉昭沉著一張臉，靜靜地抄書。

趙長宜抄累了便趴在桌子上休息，用眼神偷瞄他。

葉昭的臉在燭光映照下镀上了一層暖黃色的光，讓平日裡有些凌厲的側臉柔和了不少，眸若星辰，長睫微顫，鼻梁挺翹，薄唇緊抿著，像是把所有的情緒都藏在心裡的樣子。

那宋遠航也實屬活該被揍，葉昭他爹是在戰場上犧牲的，他大哥也在戰場上遭到敵軍的暗算，成了活死人，太醫說他大哥大概撐不過今年冬天了。

他的家人都是為國捐軀的英雄，可別人卻拿這個來嘲笑他。

想著想著，趙長宜心裡挺不是滋味的，作為大梁的公主，她覺得怎麼也該安慰一下英雄家屬葉昭。

於是她悄悄走到葉昭書桌旁，假裝輕咳了幾聲，安撫他道：「你別聽宋遠航瞎說，什麼天煞孤星都是胡扯。你看我離你那麼近，不也沒事嗎？」

葉昭不理她，甚至連眼皮都懶得抬一下。

趙長宜覺得，也許是因為離得不夠近，不能讓他信服，於是搬著自己的凳子坐到僅離他一尺的地方，對他道：「這回離得夠近了吧？你看不也沒……」什麼事發生嗎！

後面半句話還沒說完，從房梁上掉下來一隻大蜘蛛，就這麼直直地落到趙長宜的鼻子上。

趙長宜嚇得驚叫出聲，從凳子上跳起來。

鼻子上的大蜘蛛被抖落，正好掉在葉昭的宣紙上，一直埋頭抄書的葉昭，終於抬頭看了趙長宜一眼，眼神裡帶著一絲絲嫌棄，薄唇輕吐出兩個字，「安靜。」頓了頓又補充道：「請公主離我遠點。」

趙長宜撇嘴道：「我偏不！我是大梁公主，你能奈我何？」

見她越靠越近，葉昭有些不自然地撇開頭，聲音悶悶地說：「注意儀態。」

趙長宜在離他半尺遠的距離停下，十分鄭重地說：「你家人都是了不起的人，我敬佩他們。他們的死跟你沒有一點關係。至於……」

葉昭轉過頭，正好對上她的眼睛，他看著她的眼睛問：「至於什麼？」

趙長宜用手托著臉思考，「他說你會剋死將來媳婦的事……本公主生來就福星高照，不怕剋，大不了將來勉為其難嫁給你就是了。」

趙長宜出口太快，說完才覺得這話不對頭，雖說過不了多久她便要及笄，可以談婚論嫁了，但她一個姑娘家親口主張自己的婚事實在是太過輕浮羞恥了些。

她的臉上瞬間浮起一層紅雲，背過身去不看葉昭，連忙結結巴巴地改口道：「說、說錯了，本宮才不會嫁給你！」

葉昭懵了好一會兒，待反應過來她說的是什麼，整張臉都漲紅了，冷哼一聲，回敬道：「公主放心，我就是娶塊石頭回家，也不會娶妳。」

第二章 宋遠航鬧婚禮

就在葉昭成為首輔的第一年，宋將軍家被昔日仇家一把大火滅了滿門，全家一百二十口人只留下宋遠航一個活口，宋遠航的雙腿被燒斷的房梁砸廢了，眼睛也被大火熏瞎了。

大理寺判了犯人凌遲之刑，可宋遠航每月初一都會跪在登聞鼓前喊冤，「聖上明鑒，葉賊害我全家，請聖上還我全家公道！」

宋遠航堅持是葉昭雇凶謀害他全家，但這件事因缺少證據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
彼時她和葉昭的關係還沒有到劍拔弩張的地步，葉昭在她心裡到底有幾分年少時的情誼，所以她不相信小時候那個被逗弄一下就面紅耳赤的人，會那樣心狠手辣，雇凶滅人全家。

有次在宮宴上遇到坐在輪椅上的宋遠航，她問宋遠航，「你是不是對葉昭有誤會？」

「誤會？呵。」宋遠航冷笑，「妳以為他還是以前那個葉昭？我家被屠那天起了大火，我的眼睛雖然被煙熏得看不見了，可我的耳朵還能聽見。那天晚上，我確實實聽到了翠玉鈴鐺的聲音。」

那翠玉鈴鐺是葉昭的貼身之物。

宋遠航接著道：「我對玉石古玩頗有研究，絕對不會聽錯。妳應該知道，翠玉鈴鐺是由最上等的平山和田玉製成，平山和田玉石的敲擊聲十分與眾不同。而且因為稀有，只供皇家賞玩。彼時先帝曾賜過一塊給葉家，葉昭的爹便用這玉做了個辟邪鈴鐺，這個翠玉鈴鐺是葉昭他爹留給他的遺物，他一直戴在身上，從不離身。」言及此，宋遠航原本死氣沉沉的眼睛突然用力一睜，眼白血絲密布，整張臉都變得十分可怕。

「這證明我家被滅那天葉賊就在現場。當時火勢那麼猛，他來幹什麼？他不是來救火的，也不是來找死的，他是來親眼看著我家人一個個慘死在他面前的。」他沉著聲，說話的聲音像極了話本裡嬉笑著從地府爬上來的惡鬼。

急怒過後，宋遠航又像個失了魂的紙人似的安靜下來，煞白的唇不停地一張一合念叨著，「就因為兒時的一句戲言他就要我全家的命。他就是這樣一個人，睚眥必報，殘忍無情，妳欠過他的，他必定會讓妳百倍償還。」

他這一席話，聽得趙長宜心驚肉跳的。

後來父皇病逝，葉昭在朝堂上的行事作風越來越囂張跋扈，奪兵權、殺恩師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印證著宋遠航那日所言。

趙長宜對葉昭的那點同窗之情，也漸漸在無止境的政權鬥爭中消磨殆盡了。

這些年來，葉昭做每一件事都乾淨利索，不留把柄，即使誰都心知肚明是他做的，卻都苦無證據能指證他。

葉昭幼時高傲隱忍的樣子和如今冷酷無情的樣子，這兩副面孔交替出現在趙長宜腦中，讓她一時心亂如麻。

他從前淡泊如鶴，何以搖身一變就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鷲鷹？

交換完庚帖，葉家就差人送上聘禮，來送聘禮的是葉昭的心腹之一駱虎，他本人和名字一樣，長得虎頭虎腦的，是頭腦簡單、四肢發達的類型。

駱虎功夫了得，擅長用劍，有他在葉昭身邊護著，一般人近不了葉昭的身。

他站在凌府門口，招呼著手下的人把幾十擔聘禮往凌府裡抬。

烈日當頭，駱虎舉起袖子低頭擦汗，擦完汗抬起頭，看見一個穿著淺蔥色高腰襦裙，披著繡銀竹素紗披帛的溫婉美人正朝他走來。

美人明眸皓齒，笑起來清澈動人，放眼整個京城，除了已逝的長公主，怕是沒人能與之相較，不過長公主美得明豔，眼前這位更婉約些。

想來這位就是將來要嫁給大人的凌小姐了。駱虎連忙抬手朝她行禮。

趙長宜上前幾步回道：「駱護衛不必多禮，我來前院，是有一事想請駱護衛幫忙。」駱虎皺眉心想，這凌小姐也太自來熟了，第一次見面就讓他辦事，不過到底是將來要做他家夫人，這幾分薄面還是要給的。於是他道：「小姐但說無妨，若是在下能幫得上忙的，自當盡力。」

「我這有樣東西，希望駱護衛能先幫我帶到葉府去。若是駱護衛不先將此物帶去葉家，我心難安啊！」

駱虎驚了，心想是什麼東西這麼重要？

然後就聽她吩咐道：「香橘，找人把後院那塊醃菜的大石頭搬過來交給駱護衛。」

駱虎都聽愣了。

呵，葉昭當初不是說就算娶石頭也不娶她嗎？好啊，那就讓石頭先進你葉家的門，本公主送塊最大最臭的給你，味夠酸爽，又夠大、夠礙眼，包你滿意。

於是葉昭身邊的大紅人，人稱奪命劍客的駱虎，只好「哼哧哼哧」地把散發著醃菜酸臭味的大石頭搬去了葉府。

回到葉府，駱虎急急地跑去書房找葉昭。

一到書房就對著葉昭大吐苦水，「我堂堂一個名劍客，這雙手除奸佞滅宵小，是有大用場的，可今日那凌小姐竟然讓我搬塊醃菜的臭石頭回葉府。」

葉昭皺眉道：「石頭？」

駱虎道：「是啊，凌府後院醃菜用的。我查過了，沒什麼機關，就是塊普通石頭。凌小姐說不同的石頭，醃出來的菜味道不同，這塊醃菜石頭是她用慣了的，早晚也要搬過來，今日我正好去了凌府，她索性讓我先搬過來。」說著還嚥了嚥口水，「看來凌小姐很愛自己醃菜，又精通醃菜祕術，大人將來可是有口服了，小的很是羨慕大人。」

葉昭頭上青筋凸了凸，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一眼，「去掉你的胡亂推測，先把今日發生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來聽聽。」

駱虎原原本本地把今日他去送聘禮時發生的事說了一遍，最後還是忍不住補充了自己的看法，「說來也奇怪，我明明聽說那凌小姐為了不和大人您成親尋死覓活的，還上了吊，可我今日一見，那凌小姐紅光滿面，一點也不像想死的模樣。」

葉昭沉思片刻後道：「不只如此。我身邊佩劍的護衛可不只你一人，你與那凌玉竹今日頭回見面，她一個養在深閨大門不出的女子，是怎麼認出你就是駱虎的？」

駱虎抓了抓後腦杓，「大人是覺得，那凌小姐有問題？」

葉昭輕啜了口杯中香茗，眼神微沉，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暫且靜觀其變。」

婚期將至，太傅府門前已經掛滿了紅綢。

凌太傅怕自己女兒再做傻事，索性把她關在房間裡，找人看著她。

趙長宜整日待在房間裡實在悶得慌，便吩咐香橘去外頭找幾本有意思的話本子來，好打發打發時間。

香橘不辱使命，搬回來一箱子最近京城最流行的話本子，還十分驕傲地拍胸脯表示，「奴婢保證本本精彩！」

趙長宜隨便翻了幾本，終於懂了香橘說的精彩是什麼意思。這些話本子裡，什麼背夫偷漢浸豬籠、寺廟後山偷幽會、三男爭一女啊……各種惡俗橋段應有盡有，而且一箱子的話本子竟然有六成主角是葉昭。

比如趙長宜手裡這本《一代賢臣葉首輔》集中讚揚了葉昭勵精圖治，輔佐幼帝，在大梁內憂外患，大廈將傾之時挑起重擔……

放狗屁！

還有這本《論摯友》，名字看起來和葉昭毫無干係，但其實寫的是葉首輔和裴次輔這兩位擁有遠大志向的良臣攜手並進，共同治理天下的故事。

盡瞎扯！分明是狼狽為奸，禍亂朝綱。

趙長宜簡直氣得想撕書，她氣呼呼地問香橘，「怎麼妳找的話本子有這麼多是寫葉首輔的？」

香橘道：「小姐有所不知，葉首輔是今次科考的主考官。臨近科考，那些趕考的舉子寫這些話本，一來可以補貼用度，二來可以拍拍主考官的馬屁。」

趙長宜一愣，這屆考生都是什麼陽奉陰違的馬屁精，我大梁是要亡了嗎？

香橘看自家小姐臉色不豫，還以為是因為剛剛拿給她的話本子太過無趣，她不喜歡，連忙遞上一本她覺得最有意思的，道：「小姐，這本絕對好看。聽說寫這話本的人和葉首輔有仇，是冒著被砍頭的風險寫的。」

葉昭的仇家寫的？趙長宜終於提起了點興趣，喝了口茶，接過話本，待看到話本的題目，差點把茶水噴出來——

《葉首輔與長公主祕聞錄》。

香橘還在一旁強烈推薦，「這話本子裡，葉首輔對長公主真是一片癡情，可惜長公主已經薨逝，才子佳人從此生離死別，太慘了……」

哪個混帳東西寫的？給本宮拖出去砍了！

寫這話本的人，哪裡是和葉昭有仇，分明是和她有仇。

這話本裡說葉昭為了和她在一起遲遲不娶，而她也為了葉昭相思成疾，最終嘔血而亡。

此人的確是冒著被砍腦袋的風險寫這話本的，夠大膽取巧，劍走偏鋒，看著是在諷刺葉昭和她是一對癡男怨女，實則是在刻畫葉昭深情佳公子的形象，好一個隱藏的馬屁精。

話本子把葉昭誇了個天花亂墜，更可惡的是，居然還真有人相信話本子裡的屁話。比如香橘，她閱讀完這些話本子後誠懇地說：「小姐，葉首輔可真是個大好人，您嫁給他一定能過上好日子！」

趙長宜嘴角抽了抽，道：「香橘，妳今天話很多啊。是飯吃得太飽，還是閒得沒事做？院子裡地還沒掃，不如妳去把地掃了吧。」

香橘：「……」

明日就要和葉昭行成婚大禮，深夜，趙長宜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腦子裡全是話本子裡那些亂七八糟的故事。

特別是《葉首輔與長公主祕聞錄》裡最後那一段，她躺在床上咳得咯血，奄奄一息，流著淚對葉昭說：「願有來生，能得嫁葉郎。」

這話本裡的話真像詛咒，她還真的嫁了……

第二天天光微露，凌夫人帶著一群丫鬟婆子來替自家女兒梳洗換嫁衣。

趙長宜昨天晚上沒怎麼睡好，臉色略顯蒼白，眼底隱隱泛著青灰，但負責妝面的丫鬟，給她上了一層薄薄的胭脂，又為她塗上嫣紅口脂，氣色一下子好了許多。凌夫人伸手拿起擺在妝盒旁的梳子，替她梳頭，邊梳邊念著，「願我姑娘無病無憂，多子多福，與姑爺琴瑟和鳴，白髮齊眉。」

梳完頭，丫鬟上前替她挽髮。

凌夫人從盤子上取了一個荷包塞給趙長宜，靠近她耳邊神神祕祕輕聲道：「這是福袋，妳收好了，洞房前才能打開。」

趙長宜不解地問：「福袋是什麼東西？」

身旁的婆子捂著嘴笑道：「這福袋裡裝著的是福氣，有了這福袋，小姐和葉首輔一定能子孫滿堂。」

此時鑼鼓聲漸近，是迎親的隊伍來了。

趙長宜打扮妥當，由丫鬟引著去了前廳，拜別了凌太傅和凌夫人。

外頭有人高聲喊道：「吉時到。」

身邊婆子將團扇遞給趙長宜，依照大梁婚俗，新婚時，要以大紅蓋頭或是團扇遮面。普通人家大多使用大紅蓋頭，而官宦家眷則多用團扇遮面，遮面一為遮羞，二為辟邪。

鞭炮聲劈哩啪啦響起，大門緩緩開啟，那人穿著真紅喜服站在正中，一襲紅衣襯得他格外俊美，恍如世間本無色，獨他一人成絕色。

似乎很早以前，她就說過葉昭穿紅色好看。

大概八歲那年除夕，那時葉昭大哥還健在，葉昭隨他大哥葉成舟一起進宮觀見父皇，她跑去宮門口拾雪玩，正好撞見葉昭和葉成舟。

大過年的，葉昭頂著一張臭臉，看著格外掃興，她忍不住問：「葉昭你為什麼一臉不高興？」

葉昭抿著嘴撇開頭不答話，身旁的葉成舟笑著答道：「今日除夕，紅色喜慶，他嫂嫂非讓他穿一身紅，可阿昭他不喜歡穿紅色，這才一臉不高興。」

葉昭似乎是覺得自家哥哥一點也不給自己面子，隨意向外人透露他的祕密，看起來更不開心了。

「葉昭，你別不開心了。」她連忙表示，「你穿紅色特別好看。」

葉成舟笑道：「看吧，不只我跟你嫂嫂覺得好看，公主也覺得好看。」

葉昭一張臉漲得通紅，像是馬上要炸了似的，賭氣道：「不好看，以後也不會再穿。」

結果今日還不是穿了？

趙長宜隔著團扇的素紗，隱約看見葉昭正朝她的方向走來，上回見面，他素衣戴孝給她敬香，再相見，他一身真紅，迎她為妻。

葉昭先是向凌太傅行了一禮。

凌太傅大概是懷著一種自家養的好白菜被豬拱了的心情，見葉昭向他行了一禮，很不情願地朝昔日政敵回了一禮，一臉彆扭地拱手道：「小女往後就託付於你了。」其實依照舊俗，新郎不必再回話，只管接走新娘就是。

可葉昭卻用一種氣死人不償命的淡定語氣，回了一句，「岳丈大人大可放心，聞淵定會好好疼愛令千金。」言外之意是，謝謝你養的白菜，我今晚就要拱了。

凌太傅是大梁三朝元老，政見較為守舊，提倡按老規矩辦事。偏偏葉昭著手新政，屢屢與他作對，每每他氣急敗壞地彈劾葉昭，葉昭都用這種淡定自若、不疾不徐的語氣駁斥他，反而搞得是他在無理取鬧似的。

今日葉昭又用這種語氣與他講話，分明是故意氣他，礙於今日是女兒出嫁的好日子，他不好給女兒難看才勉強忍住。

趙長宜突然有些感慨，葉昭小時候臉皮薄得很，動不動就臉紅，平時話很少，當了首輔以後不僅話變多了，說起話來還喜歡綿裡藏針。

葉昭終於走到她面前，隔著團扇，趙長宜很難看清對方是用什麼眼神在打量她。他站在她身前許久，直到有人開口催道：「大人，該問新婦是否願意跟您走了。」大梁婚俗之一，新郎在接走新娘前，會問新娘是否願意跟他一起走，只有新娘答應之後才可以把新娘接走。

這算是新婚的結盟儀式。新娘應了，就代表著從此夫婦風雨同舟，不離不棄。

「妳可願今生與我同路？」葉昭清潤的聲音從頭頂傳來。

趙長宜有些發怔，明明只需問是否願意和他走就行了，可他卻問，今生是否願意與他同路。

見她不答，身旁婆子連忙悄聲催道：「新娘快答，別誤了吉時。」

趙長宜握著團扇的手緊了緊，儘管心中不願面上卻不露半分，笑著回答，「願意。」不知道違背這個誓言，會不會遭報應？不過她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還有什麼好怕的。

禮炮劈哩啪啦地炸響，她踏上了去葉家的征程。

花轎顛簸，炮聲漸遠，行至葉府，葉昭從馬上下來，掀開簾子道：「出來吧。」

趙長宜微微起身，準備下轎。

站在花轎旁的婆子連忙阻止道：「新娘不可下地走路，得讓新郎背進禮堂，不然不吉利。」

葉昭依言背她，趙長宜一手執著團扇遮面，一手圈著他的脖子，防著從他背上滑下來。

被他背著的感覺莫名的熟悉，似乎很久以前葉昭也曾背過她。

葉府院裡，賓客滿席，高朋滿座，都是些前世的老熟人。上首坐著的是內閣的人，都是葉昭的黨羽，其中瞇著眼睛笑得最歡的，便是葉昭手下第一得力的走狗，裴宜學裴次輔。

葉昭做的那些事，裴宜學可沒少出力。

葉昭背著她行至禮堂，才將她放下，外頭看門的小廝就慌慌張張跑到葉昭跟前稟報——

「大、大人，宋公子他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宋遠航就由家僕推著輪椅進來，輪椅與地面接觸發出骨碌骨碌的摩擦聲，本來熱熱鬧鬧的席面一下子安靜了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宋遠航。

他來做什麼？

宋遠航的手裡捧著個箱子，臉上帶著駭人的笑，「今日葉首輔大婚，宋某不請自來，還望見諒。」

席間有人竊竊私語，「宋家滅門案，這宋遠航一直咬著葉首輔不放。今日葉首輔大婚，他不請自來，怕是來者不善。」

「宋家滅門案到底是不是葉首輔的手筆？我當年就想不通，葉首輔和宋家無冤無仇，這宋遠航為什麼一口咬定是葉首輔幹的？」

葉昭聽了輕輕哂笑一聲，毫不客氣道：「既是不請自來，那就請宋公子回吧。駱虎，送客。」

駱虎上前一步，對宋遠航身後的僕人做了個請的姿勢。

宋遠航卻道：「既然葉首輔不歡迎宋某，宋某自然不會久留。不過在走之前，宋某有份大禮要送給二位新人。」

聞言，駱虎警惕地握住手中的劍。

只見宋遠航慢慢打開手裡的箱子，駱虎一看，瞬間就把劍抵在宋遠航脖子上。

有那好奇的賓客也紛紛側目去看箱子裡的是什麼東西，不久，最先看到箱內之物的賓客大叫起來——

「是、是冥紙！」

箱子裡裝了滿滿的冥紙，宋遠航大聲笑了起來，一把將箱子往上一拋，冥紙便隨風飄散到各處。

大紅的喜宴之上，冥紙翻飛。紅事遇白事，大不吉，晦氣。

大梁人大多敬仰鬼神，被宋遠航這麼一鬧，有些迷信講究之人紛紛離席告辭，本來坐得滿滿的席面一下子空了一半。

宋遠航笑道：「可惜宋某看不見，不然還真想看看這冥紙飛舞的場景到底有多美。」

「你！」駱虎氣極，他家大人好不容易成了親，這兔崽子卻跑來砸場。

此刻的駱虎只想一劍斃了這鬧事的兔崽子，可葉昭卻不下令讓他動手，他都快憋死了。

偏偏宋遠航還不怕死地朝葉昭喊道：「來呀，一劍殺了我啊，你都殺了我全家了，也不差我一個。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葉昭若是殺了宋遠航，豈不是坐實了自己滅了宋家的罪名？

葉昭自然不會殺宋遠航，只用眼神淡淡掃了他一眼，道：「駱虎，把宋公子請去京都府衙門大牢。告訴京都府尹，宋公子得了瘋病，給他找個名醫好好看看。病不好不許放出來，免得他出來亂咬人。」

駱虎抱拳應是，正要帶人出去，宋遠航似乎是覺得今天鬧得還不夠，他又開口說了幾句挑釁的話，只不過這幾句是對著趙長宜說的。

他說：「凌小姐……不，現在應該叫葉夫人。妳可知站在妳身邊的這個人，人面獸心，是個衣冠禽獸？」

她當然知道。

「他忘恩負義，狼子野心，心狠手辣。」

兄弟，你說得太對了！

「天煞孤星，命中剋妻，妳早晚也會不得好死！」

不是！你跟他有仇，罵他也就算了，你咒我是什麼意思？既然你咒我，就別怪我噏心你了。

成了被殃及的池魚，趙長宜想起那些把葉昭誇得天花亂墜的話本子，把她噏心得整晚睡不著，於是依樣畫葫蘆道：「你閉嘴！我夫君他襟懷坦蕩、光明磊落、高風亮節，為國為民鞠躬盡瘁，乃是一代賢臣。」

說完，她內心得意，呵，看我噏心不死你！

宋遠航：「……」

這話一出，一旁的駱虎很是欣慰，他家大人總算找到知心人了，他終於可以放心地把大人交給夫人了。

噏心完宋遠航，趙長宜轉而雙目含情望向葉昭，「這麼好的夫君，別說是死，我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做鬼也要和他在一起。」

做鬼也不會放過你，拉你一起下地獄，狗官！

葉昭：「……」

第三章 逛葉宅生心思

一場鬧劇落幕，宋遠航怕是得在京都府衙門待一段時間了。

家中小廝急急忙忙把掉在各處的冥紙清掃乾淨，差不多到了要行拜堂禮的時候，喜婆叫人去請了高堂過來。

尋常人家成親，高堂是不用「請」的，可葉昭父母兄嫂皆已故去多年，家中只有親人牌位，自然是要人從祠堂將牌位請出來的。

喜婆揭開遮在牌位上的紅布，趙長宜抬眼看向擺放在禮堂正中的牌位，紫檀木製的牌位上刻著葉家先烈的名字。

葉家原是將門世家，世代良將輩出，到了葉老將軍這一代膝下子嗣稀薄，僅有二子，大兒子葉成舟繼承了他的衣鉢，穿上戎裝上陣殺敵，小兒子葉昭習文，成了如今的葉首輔。

葉昭出生沒多久他母親就病逝了，沒過幾年，葉老將軍也戰死在了西南戰場上。他從小失恃失怙，是由他兄長葉成舟撫養長大。

葉成舟武藝高超，行事果敢，曾多次在西南邊境大敗敵軍，葉成舟年少成名，風

光無限，後又娶了鎮西將軍的女兒，婚後夫妻恩愛非常，若是沒有七年前那場意外，如今也許還過著神仙眷侶般的日子。

七年前，葉成舟在與西戎交戰之時被敵軍重傷，成了癱瘓在床的活死人，沒過多久便離世了。

葉成舟在戰場上被敵軍重傷之時，他夫人因傷心早產生下女兒，葉成舟死後，他的夫人便鬱鬱而終。

這些葉昭最親的人，沒有一個是善終的。

親人早逝，葉昭孤苦無依，趙長宜對葉昭是同情的，可她又討厭葉昭玩弄權術，陷害忠良。

吉時到，趙長宜收回落在牌位上的視線，喜婆將行拜堂禮要用的紅綢遞到趙長宜手裡。

紅綢的中間打了個同心結，意為永結同心，紅綢另一頭連著的人是葉昭。

趙長宜握緊紅綢，心裡煩躁得很。

拜堂禮開始，兩人按著禮官的唱詞拜了天地和高堂。

一拜天地，承天地造物之恩。

二拜高堂，敬父母生養之恩。

第三拜，趙長宜與葉昭面對面，行對拜禮。

這一禮行完，喜婆高興地大喊道：「禮成了，送新娘子入洞房。」

喜婆扶著她進了新房後，坐到她身側悄悄道：「小姐，該打開福袋了。」

福袋？

趙長宜想了一下，從袖子裡拿出凌夫人為她換嫁衣時遞給她的荷包，正要打開，突然想起當時凌夫人好像交代了，說是要在洞房前打開，打開了能和葉昭子孫滿堂。

趙長宜：「……」

誰要跟他子孫滿堂？這荷包她是死也不會打開的，這都是詛咒啊！有時候這種詛咒準的很，比如那本咒她來生嫁給葉昭的話本子。

趙長宜扯著嘴角笑了笑，「我待會兒自己會打開的，您出去忙您的就行。」

「喲，小姐這是怕羞了？小姐放心，老奴是過來人，夫人臨走前特意吩咐了，讓老奴好好教導小姐。」說著，喜婆趁趙長宜不注意，用力從她手裡抽走福袋。

怕什麼羞？她就是不想打開福袋而已啊。

阻止已經來不及了，喜婆「嘩啦」一聲拉開福袋，喜婆從紅色的福袋裡取出一本泛黃的小冊子遞到趙長宜手上。

趙長宜終於知道喜婆剛剛為什麼會說她怕羞了，這福袋裡藏著的竟然是合歡圖。

喜婆指著小冊子第一頁上做著奇怪動作的兩個小人，含羞帶怯地講道：「這新婚頭回啊，新婦大多會感到不適，小姐可得忍著點，過了這一遭，以後便舒坦了。」

「小姐要記得，這男女房中之事，您在姑爺面前切不可過於主動，也不能過於被動。不能太妖嬈，也不能太矜持，要有一個度。至於這個度怎麼把握，小姐就要多留意姑爺行事時候的反應。」

喜婆竭盡全力想將畢生所學都傳授給她，可趙長宜想到要和葉昭這個狗官圓房就興致缺缺，完全不想瞭解。

喜婆終於絮叨完退了出去，趙長宜耳根總算清淨了。

她也不是矯情之人，既然嫁了，有些事恐怕是迴避不了的，她早就做好打算，若是葉昭要和她圓房，她也不會刻意躲著，反正眼一閉一睜，這事也就過去了。

不過今晚趙長宜大概是不用勉強自己了，因為葉府的管家秀娘過來通知她說：「西南軍情有變，義王大軍節節敗退，陛下急召大人入宮議事，大人今晚怕是回不來了。」

大約是覺得新娘子新婚當晚就要獨守空房實在可憐，秀娘頗為愧疚地道：「委屈夫人了。」

趙長宜反而在心裡舒了口氣，委屈個頭，不用跟葉狗官圓房她高興還來不及呢！不過面上還是裝成既委屈又懂事的樣子，道：「不委屈，夫君為國事操勞，我該體諒才是。」

演完賢妻戲碼，趙長宜送走了秀娘，坐在妝奩前卸了頭上釵環，解開衣帶褪下嫁衣時不由得鬆了口氣，這嫁衣太重了，壓得她腰酸背疼的。

趙長宜躺在床上，回想著剛剛秀娘的話——西南戰場軍情有變，義王大軍節節敗退。

這可不是什麼好消息，這些年來，西戎屢屢進犯大梁，西南邊境戰火不斷，西南多為山地，地勢險要，西戎人擅長山地戰術，且兵法詭譎，大梁軍隊曾多次中伏，險敗於西戎。

多年前，葉老將軍身死，大梁軍隊一時群龍無首。義王臨危受命率領大軍，前往西南鎮壓，這才護得大梁疆土未被西戎人侵占。

義王是趙長宜的五皇叔，他膝下無子，一向對她和長輝疼愛有加。

父皇未繼位時曾遭人刺殺，多虧五皇叔捨身相救才得以逃生，只是五皇叔在那場刺殺中失去了右眼，在父皇繼位後，為了感恩其忠義之舉，冊封其為義王。

父皇在世時將大梁三分之一的兵權交給了義王，義王也不負父皇所托，帶領大軍鎮守西南邊境，防禦西戎侵犯。

義王善戰，從他鎮守西南起，幾乎沒吃過幾場敗仗，今日竟傳來義王大軍節節敗退的消息，難怪長輝急得連夜召見葉昭。

葉昭手上握有能調動五十萬大軍的兵符，若是要調援軍去西南，非要得到葉昭的首肯不可。

權臣當道，帝王無實權，長輝若想親政，第一步便是要想辦法從葉昭手裡奪回兵符，重掌兵權。

許是成親這件事實在太累人了，趙長宜有些睏了，她閉著眼，意識開始模糊，迷迷糊糊間記起了小時候義王帶著她去城東校場時發生的事——

城東校場是將軍士兵們平日操練和比武的地方，碰巧那天葉昭也跟著他大哥一起來了校場。

當時趙長宜看到葉昭也在，很熱情地上前和他打招呼，「葉昭，你也來了。」

然而葉昭只是極其禮貌疏離地向她行了個禮，「見過公主。」

義王和葉成舟是西南戰場上的戰友，彼此間關係不錯，見面就互相抱拳打了招呼。

義王問：「成舟，你今天怎麼也來了校場？」

葉成舟回道：「回王爺，下官今日是帶阿昭過來練習射箭的。」

義王笑道：「那正好，我今日也帶了長宜，不如你我一起去射箭場切磋一番？正好讓他們長長見識。」

義王盛情邀戰，葉成舟沒有拒絕的理由，大方地應戰。

其實那個時候，義王的右眼已經看不見好幾年了，與葉成舟這個正常人比試射箭，未免不太公平。

趙長宜有些擔心義王，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悄聲道：「五皇叔，要不還是算了，不比了，您的眼睛……」

義王笑了笑，蹲下來摸摸趙長宜的頭，道：「長宜，妳看好了，妳皇叔就算只有一隻眼睛照樣能射中靶心。」

趙長宜覺得光看模樣，葉成舟就顯得比她五皇叔粗獷很多，義王長相陰柔，身形消瘦，說起話來也斯文儒雅，若不是看到他手上滿是練武之人才會長的老繭，和常年行軍在外天天受日曬雨淋而變粗糙的皮膚，根本想像不到他這樣的人是個驍勇善戰的猛將。

比試是三局兩勝的。

第一回合比試，葉成舟射中靶心偏下一寸，而義王正中靶心。

第二回合比試，義王再次正中靶心，而葉成舟射中靶心偏下半寸。

兩局都是義王勝，這場比試勝負已定。

葉成舟道：「義王箭術了得，下官甘拜下風。」

趙長宜滿眼都是欽佩之情，激動道：「皇叔，您真是我見過這世間最最厲害的神箭手，只用一隻眼睛便能回回射中靶心。」

葉昭朝著她的方向瞥了一眼，一張包子臉鼓鼓地，看起來不怎麼開心的樣子。

義王拿著弓在趙長宜眼前晃了晃，笑道：「長宜想不想試試看？」

「好。」趙長宜早就躍躍欲試，拿起笨重的弓箭瞄準靶心，煞有介事地拉弓，「嗖」地一聲箭離弦而去，然而沒過多久「啪嗒」一聲落在草坪上。

趙長宜第一次挑戰失敗，正準備試第二次，忽然聽見葉昭冷哼了一聲。

聽見他冷哼，趙長宜向他看去，瞧見他看輕她的眼神，不服氣道：「有本事你也來試試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葉昭從趙長宜手中接過弓箭，又取出一塊粗布繫在頭上，蒙住眼睛。

趙長宜不解，「你蒙著眼睛做什麼。」

葉昭漫不經心道：「讓妳看看，蒙著眼睛也能正中靶心。」

葉昭「嗖」地一箭，正中靶心。

趙長宜還沒來得及驚訝，校場的地面忽然開始劇烈搖晃，一瞬間山崩地裂，葉昭消失在她眼前……

天光乍現，趙長宜猛地從床上驚醒，用手輕輕拭去額頭微微沁出的汗。

香橘聽到動靜，端著水盆，掀起簾子進來道：「小姐這是作噩夢了？」

趙長宜接過香橘遞給她的濕帕子，「噩夢算不上，就是夢見了一個討厭鬼罷了。」

「依奴婢看，這世上最討厭的人就是姑爺，哪有新婚當晚留新娘子獨守空房的道理。」

巧了，夢見的就是他這個討厭鬼。

葉昭昨晚出去，至今未歸。用完早膳，葉府管家秀娘就引著趙長宜逛起了葉府。

葉府看著比她從前住的宮殿大不了多少，格局也相當普通，北苑是花園小池，隔著假山是一片小竹林，西苑住著府中雜役粗使，南苑是客房，是給留宿葉府的客人備下的。

剩下的是東苑。東苑是葉昭出入最頻繁的地方，趙長宜留心聽著秀娘介紹東苑各處。

秀娘步履輕盈，走在趙長宜前面帶路，她指著偏東的一間房，笑道：「這間屋子原是大人成婚前的臥房，如今大人和夫人有了新房，這間屋子今後怕是沒人住了，我就用來擺些雜物。」

趙長宜往窗子探進去望了望，屋裡擺放著好些大箱子。她問：「這裡頭都擺些什麼？」

「是大人新婚收到的賀禮，原本該擺在南苑倉庫的，但收到的賀禮實在太多，倉庫擺不下了，便擺在了這。」

這是有多少馬屁精送了賀禮？居然多到連葉家倉庫都堆不下。

趙長宜眼珠滴溜溜一轉，遂想到，若是能弄明白是哪些人給葉昭送了禮，倒是可以從中粗略瞭解葉昭平日的交際圈和關係網。

她如今也算是葉府的當家主母，想要看個禮單應該不是難事，也不會引起懷疑，便直接開口問秀娘，「秀娘，這些新婚賀禮是哪家送的，妳可有記錄？」

秀娘道：「當然有。老奴本想等點算清楚以後再拿給夫人過目。」

趙長宜笑了笑，「那稍後若是點算清楚了，勞煩秀娘送到我屋裡。」

秀娘點頭應下了。

趙長宜繼續跟著秀娘往前走，看到不遠處的一個院落，門口站著兩個拿著劍的護衛，她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，偌大的葉府只有這裡安插了護衛，這地方想必藏了些重要東西。

她試探著問秀娘，「秀娘，那邊那個院子是什麼地方？怎麼還有兩個護衛站在門口？」

秀娘抬眼望了望趙長宜指的地方，答道：「那是大人的書房。平日在內閣衙門處理不完的公文，大人都會帶回書房處理，因為都是些重要文書，涉及朝政機要，大人才會找人守著，旁人無事不得擅入。」

趙長宜問：「那我算是旁人嗎？」

秀娘為難地皺眉道：「這……這個……」

行了，她懂了，防的就是她這種旁人。

逛完葉府，趙長宜收穫頗豐。

第一，最有可能藏兵符的地方是書房，可書房有人守著，根本闖不進去。她得好好想個能進書房的辦法才行。

第二，這個秀娘看上去是個普通老婦人，不過她步伐輕盈，且右手掌心有常年練槍之人才會留下的老繭，是個練家子。

能在葉昭府上當管家的人，必然是葉昭看重信任的心腹，她平時做事要小心防著點秀娘才行。

還有第三，就是花園裡種著的那兩株贛州金桔樹，葉昭這個大騙子，小時候她送了這兩株贛州金桔樹給他，他明明說沒空照料，被養死了，眼下還種在院子裡，活得好好的，看上去長勢好得很，沒準兒今年還能收一筐子金桔。

午後，秀娘送來了收禮禮單，趙長宜捧著厚厚兩大冊，嘴角抽了抽，這麼厚厚兩大冊，秀娘到底是怎麼在半天之內清點完的？

殘暑餘熱，屋裡有些悶熱，趙長宜坐在靠窗的榻子上仍覺得有些暑意難消。

她鬆了鬆罩在身上的薄衫，習慣性地褪下鞋襪，赤腳踩在涼涼的地磚上，涼意從腳心傳來，瞬間舒服了不少。

趙長宜翻看著禮單，秀娘按送禮者的官位和品階從大到小排列，送禮者的身分，送的什麼禮，一應資訊都記錄得詳細周全。

一頁頁看過去，看到內閣次輔裴宜學那一行，趙長宜忍不住腹誹。

裴宜學這個瞇眼摳門精，送禮倒是挺會耍心機的，別人都是送金送銀，就他送了一幅自己親手畫的百子千孫圖，他還特意在禮單上備註——此物找相國寺高人開過光。

乍一看，裴宜學這份親自作畫送祝福的心意無人可比，可依照她對裴宜學的瞭解，這份禮純粹是因為他摳門。

他畫幅畫，找人裱得好看點，最多不過十兩銀子，找相國寺的大師開光也花不了幾個銅板，這筆花費跟旁人動輒上百兩的禮金比起來，足足省了十倍。

禮單再往下看，趙長宜看到一個令她不齒的名字——謝超。

謝超是戶部尚書謝誠的庶子，戶部尚書謝誠曾經是葉昭的授業恩師，一生為官清廉，愛民如子，曾經有百姓送其萬民傘，讚頌其功績。

前不久，葉昭構陷謝誠犯有貪汙罪，謝誠為表清白，一頭撞死在大殿上。

而幫著葉昭指證謝誠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謝誠的親生兒子謝超。

謝超本來只是京郊小縣城的八品縣丞，靠著「大義滅親」為自己謀了條升官發財的路，在謝誠死後被調到內閣任職，成了葉昭的手下。

連幫著別人誣陷親爹這種事也做得出來，送新婚賀禮給殺父仇人又算得了什麼。

趙長宜看完這份厚厚的收禮禮單，打了個哈欠，眼皮沉沉的。她想，大約是這幾天沒休息好，有些犯睏了，她又懶得動彈，便直接靠在榻上閉眼小憩。

馬車停在葉府，葉昭從馬車上下來，駱虎抱著一堆公文跟在葉昭身後。

駱虎抬頭看了看葉府門前還沒扯下的紅綢，又低頭看了看手上的公文，心想他家大人是先去書房，還是先去洞房呢？

秀娘見他們回來，趕忙出來迎接，三人一路往東苑走，駱虎突然覺得肚子疼，把手上的文書丟給秀娘，急急忙忙跑去如廁。

東苑鮮少有外人進出，整個東苑安靜得只能聽見樹上的蟬鳴聲。

葉昭踏進小院，院門正對著主屋，只見主屋窗子開著，間或有幾縷清風捲進屋內，吹動屋內珠簾，發出幾聲清脆的碰撞聲。

窗邊榻上斜躺著個人，身子靠在榻上，雙腿掛在榻外，赤腳貼著地面，身上藕荷色的薄衫輕輕鬆開，睡相十分不雅。

秀娘微驚，對葉昭道：「夫人在榻上睡著了，老奴要不要把她喚醒，告訴她，大人您回來了？」

葉昭做了個噤聲的手勢，輕聲吩咐，「不用，讓她睡吧。」

秀娘看了趙長宜一眼，「雖說如今天氣悶熱，可夫人貪涼，赤腳貼著地磚，怕是容易感染風寒，老奴去找塊毯子來給夫人蓋上。」

秀娘去裡屋找毯子，葉昭輕聲推門進屋，走到榻前，把趙長宜貼在地磚上的腳放回榻上。

趙長宜睫毛微顫，呼吸微亂，似乎是察覺到有人在擺弄她，可過了一會兒又恢復了平穩的呼吸，毫無要醒的樣子。

葉昭有一瞬恍惚，從前那個人也有這個習慣，貪涼的時候就會把鞋子脫了，赤腳貼著地面，一點也不顧女孩家的矜持，隨興又肆意。

秀娘取了毯子過來，葉昭接過秀娘手中的毯子，蓋在趙長宜身上，輕輕歎了口氣。他在想什麼呢，這世上有同一習慣之人千千萬，那個人明明已經不在了。

趙長宜睡得沉，全然不知自己熟睡的時候葉昭來過，直到快用晚膳的時候才被秀娘叫醒，醒來時見自己身上蓋著毯子，只當是秀娘給自己加的，也沒多想。

秀娘引著她去正廳用晚膳，趙長宜看著桌上樣式各異，噴香可口的菜肴，忽然感歎自己今日過得跟小母豬一般懶懶，吃了睡睡了吃。

這若是在宮裡，她下午小憩那麼久，一定會被身邊的嬪嬪嘮叨死。

身為一國長公主，作息當尊崇祖訓，卯時起戌時息，小憩不可超過一刻鐘。

趙長宜見桌上只擺了她用的碗筷，不禁疑惑，剛剛秀娘明明說葉昭已經回來了，怎麼不見他人？她問身邊正在布菜的秀娘，「夫君呢？」

秀娘回道：「大人今日要處理許多堆積的公文，便不來用膳了，老奴稍後會送些點心去書房。」

長輝登基後，葉昭作為輔政大臣，長輝批過的公文奏摺他都會再檢閱一遍，只要有不合他心意的就會打回去讓長輝重批。

想到這，趙長宜心裡就憋著一股氣，從什麼時候帝王的決策要看臣子的臉色行事了？

之前趙長宜還苦惱著書房守衛森嚴進不去，此刻頓時有了主意，她倒是可以藉口送膳，光明正大地進去那間「旁人無事不得擅入」的書房。

於是趙長宜對站在一旁的秀娘道：「秀娘，不如讓我去給夫君送點心吧。」

Crescent